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六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周書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序蔡叔既沒傳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傳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傳冊書命之䟽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毁周公周公因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叙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此

篇在成王書内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絶滅正可别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蔡仲之命傳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惟周公位冡宰正百工傳百官總已以聽冡宰謂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傳致辟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

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傳罪輕故退為庶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傳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内諸侯二卿治事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傳叔之所封圻内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内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音義辟婢亦反徐扶亦反乗繩證反從才用反圻巨依反下同疏正義曰惟周公於武王崩後其位為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

言於國誘毀周公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于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于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于庶人若令除名為民三年之内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為畿内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己之卿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于王國之于蔡為諸侯也傳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輙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降霍叔於庶人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

臣昆弟封叔虞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爵祿盖復其舊封封為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聞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于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于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馬遷說之謬爾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

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于上蔡不得在圻内也孔言叔封圻内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内蔡地不知所在爾

王若曰小子胡傳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傳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傳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已以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傳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

所以為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傳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傳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為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傳天之于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于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傳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

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傳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傳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傳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傳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傳歎而勑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音義行下孟反封如字徐音甫用反治直吏反懋音茂蓄方元反注同度如字注同斷丁亂反

疏正義曰此使之為諸侯于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以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正義曰忠施于君孝施于父子能蓋父惟得為孝而亦得為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為忠臣也

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傳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作成王政傳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音義踐似淺反馬同大傳云籍也數色角反覆芳服反政如字馬本作征云正疏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叙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為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為篇名傳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為魯侯

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即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于再爾安得至于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謂踐為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滅之事故孔以踐為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傳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于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

周公告名公作將蒲姑傳言將徙奄新立之君于蒲姑告名公使作冊書告令之亡音義蒲如字徐扶各反馬本作薄近附近之近

疏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其君于蒲姑之地周公告名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君于蒲姑之地史叙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于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令遷奄君臣于蒲姑為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于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于淮夷也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于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名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名

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序成王歸自奄傳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傳誥以禍福作多方疏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于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國史叙其事作多方

多方傳衆方天下諸侯疏傳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令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傳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音義費音祕鎬胡老反　疏傳正義曰以洛誥語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為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為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為此故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宫于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

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傳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别王自告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傳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音義别彼列反疏正義曰周公以成王之意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正義曰成王新

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于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國人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别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諸侯為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之正民民以君為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于一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令其心棄殷而慕周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傳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于夏以譴告之謂災異有夏

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傳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于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昬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傳言桀乃大為過昬之行不能終日勸于天之道乃爾攸聞傳言桀之惡乃汝所聞音義譴棄淺反迪徒歷反馬本作攸云所也行下孟反疏正義曰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為戒此章皆説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于夏桀謂下災異以譴告之冀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于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為淫昬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于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傳正義曰

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為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已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以譴告責人主與自修政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傳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于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傳桀乃大下罰于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于二亂之內言昏甚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傳言桀不能善奉于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于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傳桀洪舒于民故亦

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而逆命于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

音義 麗力馳反重直用反又直龍反懫勑二反說文之二反劓魚器反

疏 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發于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于民桀乃大下罪罰于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復甲于二者之內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奉承于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情于民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情于治民桀既舒情于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懫而違逆桀命于是桀日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傳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為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于民重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于二事之內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桀身夾于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

王皆以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于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獸之行于內為淫亂與孔異也民當奉主而責桀不能善奉于民衆者君之奉民謂設美政于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敢懈情桀乃無大惟進于民恭德而大舒緩懈情于治民令民益困而政亂也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于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為貪饕忿懫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言貪財為饕貪食為餮饕即叨也叨餮謂貪財貪食也忿懫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傳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于成湯使王天下

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傳命湯刑絕

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傳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傳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已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傳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為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音義胥必二反

疏正義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天乃大下明美之命于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

刑罰絶有夏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于多享國故也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衆士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于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為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好用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為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于民杜預訓享為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于民謂不能安存享受于民衆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傳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傳湯慎其施政于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

清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傳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傳帝乙巳上要察囚情絶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傳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音義相息亮反去羗呂反要一遥反又一妙反注同殄亭遍反上時掌反辟必亦反疏正義曰桀殘虐于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

主湯既爲民主慎其所施政教于民民乃勸勉爲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爲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爲善要察囚情絶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爲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爲善令至于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傳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爲民主慎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傳歎而順其

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傳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説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

疏正義曰周公先自歎而復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人謂之誥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説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為過惡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説布在天下以此故見誅滅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傳更説桀也言桀謀其政

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音義閒閒廁之閒疏正義曰更說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謀其政不能成于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傳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傳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謂誅滅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傳惟聖人無念于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于善則為聖人言桀紂

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傳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音義蠲吉玄反馬云明也一音圭烝絕句之承反馬云升也疏正義曰更說紂亡之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誅其爲政不能絜進于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于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于善則爲聖人紂雖狂愚冀其念善也計紂爲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傳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為狂狂必不能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于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于善則為聖人者方言天須暇于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于善巳名為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湯實是創業聖王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九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代紂為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于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

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歲年也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傳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傳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于衆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傳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傳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命

以正汝衆方之諸侯音義任音壬畀并至反疏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于汝衆方大動紂以成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伐紂惟汝衆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于衆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此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為王正汝衆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為天子也大動紂以成謂誅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多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于彼故皆以天言之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

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顧以美歸功于天言教我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傳令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傳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于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傳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于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傳令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

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懐疑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傳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傳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傳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傳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至于再至于三傳再謂三監

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傳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傳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音義夾音協注同數色角反要一遥反訊音信倡音昌殛紀力反本又作極 疏正義曰令我何敢多以言誥告于汝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為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既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于汝衆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

相親近大顯見治遺于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令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畋汝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大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為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于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為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之故其以言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于正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因繫之由汝殺為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因汝至于再至于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因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致誅罰乃惟汝自名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傳正義曰我今何敢多為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為叛逆受誅故令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

命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
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夾其旁
旁是近義故爲近也諸國疏遠周室不肯以治爲功故
責之顧氏云汝衆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
治道于我周王以事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主
遷于上臣易于下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黜今汝殷
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
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
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
常居臣民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
之漁令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
事君無二臣之道爲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
播棄天命汝數爲叛逆是汝乃自爲此不常謀信于正
道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
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
武師是將戰之時于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

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因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因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因執其朋黨也此雖總言戰事但下有至于再三明此指伐紂也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迪屢不靜之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傳王歎而以道告汝眾方與眾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傳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眾士令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傳于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

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

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傳大小多正自為

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

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忌于

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傳汝庶幾不自忌入于凶德

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

邑尚永力畋爾田傳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

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

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傳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廸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傳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音義臬魚列反馬本作剝閱音悅疏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衆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令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監成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于惟有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爲不和汝衆官等

自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邑内之人若能明于和睦之道汝惟能勤于汝之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于凶德若能不入于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于汝邑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反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賚賜汝汝非但受賚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于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傳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于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于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謂成周之三監者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故期以誘之胥

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和順為善德愆惡為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于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為大善其治理聽選本圖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傳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于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

天之罰離逖爾土傳若爾乃為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音義頗破多反探吐南反辟匹亦反疏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于汝祚矣汝乃惟為逸豫惟為頗僻大遠棄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于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傳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于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無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傳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傳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疏正義曰王曰我今告戒汝者不惟多為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于我有怨傳正義曰又告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序周公作立政傳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

立政傳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傳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傳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

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周公曰嗚呼休玆知恤鮮哉傳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音義盡津忍反下同任而鴆反準之允反綴徐丁衛反又丁劣反賁音奔所長丁丈反除篇末文注以長音直良反餘並同鮮息淺反疏正義曰王之大事在于任賢使能成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宜得賢人者少也傳正義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

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名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名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為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于成王故言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也王爾以為于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此以立政名篇知用咸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言其急于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為非其人也此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兹為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傳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强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傳禹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皐陶所謀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

茲惟后矣傳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内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傳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傳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絶世

無後音義籲音諭忱市林反恂音荀行徐下孟反疏正義曰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俊之人與共立于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為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能居賢人于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為治矣及夏末年桀乃為天子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暴德之人桀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傳正義曰經言古之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

夏之大禹為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顧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為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于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臯陶謨九德臯陶所謀者即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也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外內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羣官失職

則不成為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畧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凡人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遠先驗于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善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于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

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蓄也與孔不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傳桀之昏亂亦于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傳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徳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徳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傳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徳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徳傳湯在商邑用三

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音義釐力之反耿工迴反徐工穎反又工永反下同王往況反見賢遍反下注同疏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于成湯之道得升聞于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為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于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于民言遠近皆從化也傳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于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為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臯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為九爾以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

之後也能就其後事言明德者用以俊乂居官顯明其有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惡見其須賢之功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傳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强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虐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傳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傳天以紂惡故敬

罰之乃使我周家主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音義受德紂字馬云受所爲德也瞖眉謹反徐亡巾反一音閔爲于僞反下爲之同强其丈反伴晉耕反徐數耕反又甫耕反疏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强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與之同共于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主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爲天子傳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爲一人故知受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爲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其人實爲大惡德字乃爲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望其爲善而反爲大惡以其行反其

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暨強也暨即昏也故訓為強言紂自強為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為與之同于其國言並為威虐暴德言以暴虐為德逸德言以過惡為德習敎為之衆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為過德之人與之同于其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于其國與惡德同于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是其事也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弇同也同為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傳紂之不善亦于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

然見三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傳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疏正義曰既言上天去惡與善滅殷興周即說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事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于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傳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于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于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為行必同文錯為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

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傳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之

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傳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傳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劵契藏吏亦皆擇人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傳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傳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傳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

文武未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傳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音義趣七口反券音勸契苦計反藏才浪反阪音反疏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者九州之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為次蓋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衆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官既以近小況遠大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

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畧言内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衆帥與三處亳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于此諸官皆求賢人為之也傳正義曰前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效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内外要官者言之故内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皆據内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而

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周禮趣馬為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為小尹之官雖大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為民之表的楨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

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為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為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衆官故特言吉士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末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為

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為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為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為三亳必是三所各為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來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為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為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傳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傳文王無所兼知於毁譽衆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于任賢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傳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于此委任賢能而已

音義 遠于萬反譽音餘又如字

疏 正義曰上既總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于衆人

之言或毁或譽文王皆不知也衆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衆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于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于此惟委任賢能而已傳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文王罔攸兼于庶言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毁損之事但分析言之爾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傳亦于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傳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寛容

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音義敉亡婢反傳直專反疏正義曰亦于武王遵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為天子傳之子孫傳正義曰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為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為天子臣為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為並受也

嗚呼孺子王矣傳歎稚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傳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

臣及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傳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傳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音義俾必爾反下同治直吏反下同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勱相同間間厠之間復扶又反話户快反疏正義曰周公既歷説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

孺子今已為王矣既正位為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于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憸言亂之王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準人牧夫畧舉四者以總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于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于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相訓助也助君所以

治民事故相爲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
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衆慎之
事使得其所則爲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
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
餘人代之也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
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
一話者言人君爲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
善言在于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
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爲政之道當須
用一善而已爲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爲終彥訓爲
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
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爲彥故彥爲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傳歎所受賢
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

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傳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傳言用古商湯亦于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于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音義稚直吏反本亦作穉繹音亦疏正義曰旦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嗚呼我旦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于衆獄訟衆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于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

賢人之法則能居之于心能用陳之于位明識賢人用之為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之傳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能居之于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于位用之以為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在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傳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順于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傳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治我國家音義憸息廉反徐七漸反本又作㥶馬云憸利佞人也勱音邁疏正義曰既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

不宜用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此憸利之人不順于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常繼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憸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教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傳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傳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傳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傳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

武王之大烈傳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傳其惟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音義語起一反馬云實也

疏正義曰令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即政為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于衆治獄之官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于天下至于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非其才此雖指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正義曰上有

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官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戎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為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為戎服兵器威懐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為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官須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為官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周公若曰太史傳順其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傳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

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于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傳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音義比必二反又如字行如字疏正義曰周公順其事而言曰太史以其太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于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傳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是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

之比類也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為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大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尚書注疏卷十六考證

蔡仲之命序王命蔡仲傳成王也○成王上疑脫王字

疏不立管叔之後者○之字監本及毛本譌為從舊本改正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吴棫曰周公攝政在成王諒闇時非以幼冲而攝也其攝亦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也臣召南按自戰國以來即有周公攝位之說觀此文則百官總已聽于冢

宰者三年孔子所謂古之人皆然者也可以證攝位

之誣

乃命諸王邦之蔡傳叔之所封圻内之蔡仲之所封淮

汝之間疏圻内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

居上蔡○臣名南按孔疏疑傳叔封圻内之蔡其事

不知所出是也但引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則世家祇

云封叔度于蔡裴氏集解引杜預曰居上蔡非本文

也至杜預注左傳武王封叔度云云實据地理志以

立說確矣孔傳謂叔封圻內仲封淮汝之間豈可信乎

以蕃王室○王應麟曰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勢心有公私而國之興亡判焉

附序遂踐奄傳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疏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

○臣名南按漢儒据書序次第多方在大誥諸篇之後又本文有戰要因至再至三之言遂謂武庚三監叛時淮夷徐奄並叛此役爲重叛成王乃親征滅之不知書序之先後次第固未可信也康成之識卓矣哉

附序成王既踐奄疏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按周本紀注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疑此疏地字訛

多方序○金履祥曰多士有昔朕來自奄之文是多方

在多士之前也自孔安國以來惟胡宏大紀敘多方于前多士于後顧炎武曰多方當在多士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孔傳以為奄再叛者拘于書序强為之說也

克以爾多方句簡代夏作民主句○蔡沈以簡字屬上句

慎厥麗句乃勸厥民句刑用勸句○蔡沈以慎厥麗乃勸為句厥民刑用勸為句

疏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民主下監本脱湯既為民主五字從古本添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傳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蔡沈曰五年必有所指孔氏牽合歲月非是

天惟式教我用休傳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代殷各本俱訛伐殷以疏推之古本作代字是從之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傳監謂成周之三監○臣召南按文祇應云成周之監不當云三監此指洛邑之治殷民者非謂武庚時事也即孔疏並不解三監字義則知三字衍文也又傳則得還本土得字訛是今改正

立政○呂祖謙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蘇軾曰事即常任牧即常伯

準即準人一篇所謂宅俊者叅差不齊然大要不出三者餘皆小臣百職事也

茲乃三宅無義民傳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呂祖謙曰夏之衰也三宅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無一君子也濳子善問孔傳解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三居呂氏說不然孰是朱子曰呂說是臣名南按古人俱以謀面一節為有夏盛時事故以宅人為任賢三宅無義民

為去不肖宋儒始改其說凡下文言三宅俱作任賢
解于文為順
亦越成湯陟句○蔡沈以陟字連下文為句余芑舒曰
古注讀是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傳湯乃用三有
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
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臣召南按孔傳
以虞書之五宅三居解三宅以洪範之三德解三俊

理亦可通但此篇三宅三俊始終是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意呂祖謙曰三宅共政者也三俊待用者也然則克即宅言舊任者不曠職克即俊言新取者皆得人于經文前後皆協

其在受德暋傳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王安石曰桀紂所用非人皆本于身有惡德故曰桀德受德者推本言之也臣名南按孔傳解桀德云桀之為德說甚明白而解受德則云帝乙愛紂為作善字何

其曲也王安石説是

太史傳掌邦六典之貳○六典監本訛大典今改正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傳則是文武未伐紂時○時字監本訛特据古本改正

三亳傳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疏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臣名南按孔疏于傳雖不可通必為附會此條可謂直糾傳違三亳必非文王時官也

是訓用違○蔡沈以連上惟有司之牧夫為句

率惟謀從容德○蔡沈以率惟謀為句從容德為句陳櫟曰孔傳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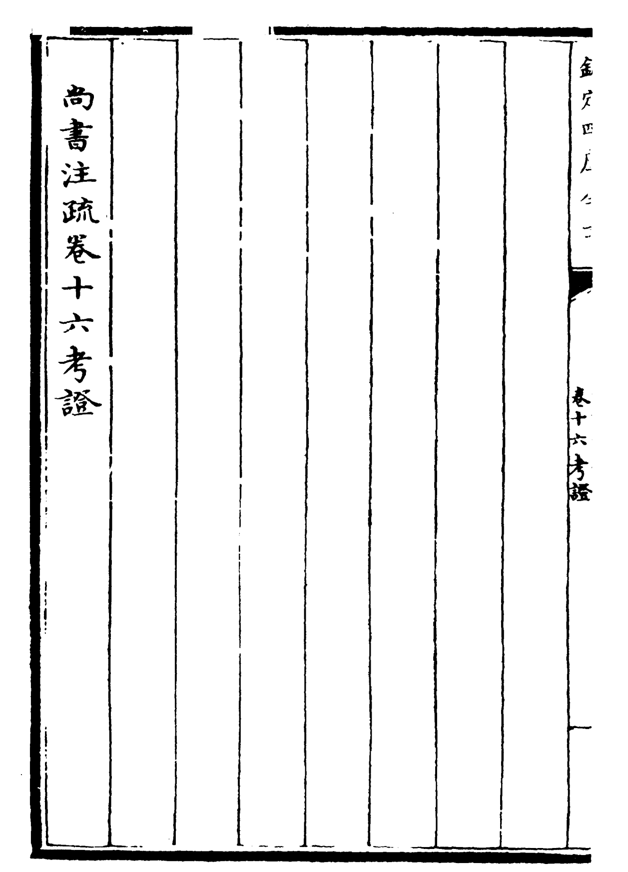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傳以升禹治水之舊迹○王樵曰禹迹即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也臣名南按孔傳以治水言非也

司寇蘇公式句○蔡沈以式字屬下句

茲式句有慎句○蔡沈以四字為句陳櫟曰兩式字孔

傳同訓法為優

以列用中罰○蘇軾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



尚書注疏卷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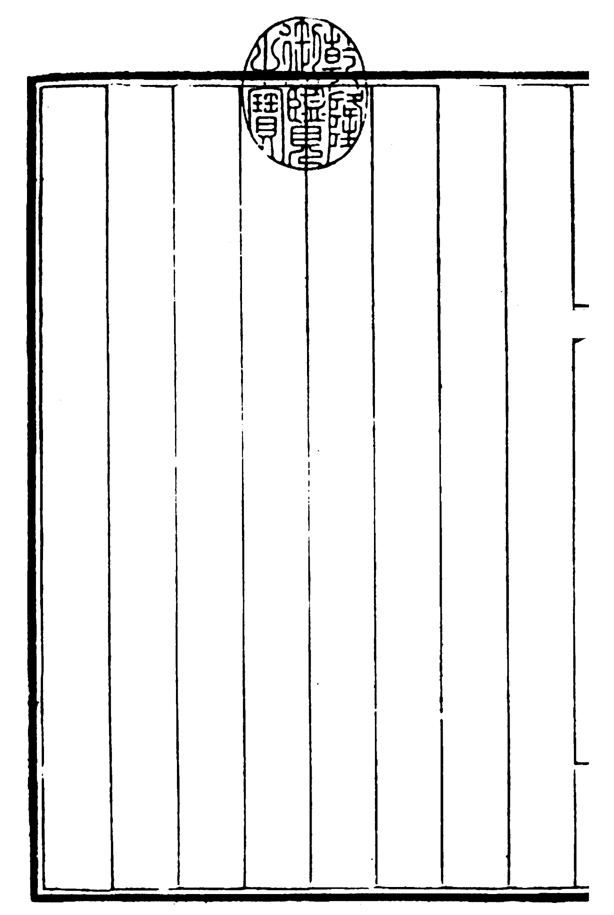
卷十六考證

謹案第十二頁前四行要察因情刋本要訛安今改

第十五頁後二行能顧天之者天之下疑當有道字

第十八頁後四行告爾有多方士蔡傳作告爾有方多士

第三十頁前四行正義曰刋本義訛善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校對官編修臣鄭

謄録舉人臣吉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七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周官　君陳
顧命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傳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傳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音義還音旋徐音全疏正義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位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

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叙其事作周官傳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于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者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爲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

令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

周官傳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疏傳正義曰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令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傳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傳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

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傳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音義行下孟反辟必亦反治直吏反下至冢宰同

經注疏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撫安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羣衆諸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敘王發言之端也傳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爲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

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得爲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勑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傳言當順古

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疏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于未亂之前安其國于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于前以示立官之意必于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傳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傳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

所以為正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傳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傳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

音義之長丁丈反下官長助長君長並同

疏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乃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百揆者百揆揆度百事為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傳正義曰百人

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為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岳為五行之象左傳云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傳今我小子敬勤于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傳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順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傳師天子所師法傳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官不必備惟其人傳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傳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傳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傳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傳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皆協睦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傳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神地

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傳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傳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傳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

音義逮音代一音大計反懈佳賣反燮素協反相息亮反處昌呂反少詩照反下同擾而小反徐音饒慝吐得反倡尺亮反下同阜音負治直吏反

疏正義曰王言今我小子敬勤于德雖早夜不懈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為順也傳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為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傅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總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

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攝引周禮為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觧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為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為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

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為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為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

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内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

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是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為急故也六年五服一朝傳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傳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音義朝直遥反守音狩下同本

亦作符

疏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

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為前代之法胥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傳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行弗惟反傳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傳從政以公平滅私欲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傳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傳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為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音義上時掌反度待洛反疏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謂大夫已上有

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事慎汝所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為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己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為政之法也傳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既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

則其為之政教乃不迷錯也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傳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傳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也音義蓄勑六反莅音利又音類斷丁亂反下注同疏正義曰又戒羣臣使彊於割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

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亾恭儉惟德無載爾僞傳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傳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傳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

政庬傳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庬亂也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傳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傳歎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傳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音義庬武江反勝音升斁音亦長直良反厭於鹽反疏傳正義曰為德者自得於己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舉顯而名

益美也為偽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偽不可為申說無載爾偽也

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傳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音義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俱付反又如字麗力支反馯戶旦反地理志音寒貊孟白反說文作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言貊貊惡也俾必爾反馬本作辦疏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伯為策書以命肅慎之夷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叙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篇也傳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故以為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此皆於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曰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馯馯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来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

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晉語云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名畢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為何官故為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為賄肅慎之命明是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序周公在豐傳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傳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公薨成王葬于畢**傳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告周公作亳姑**傳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幷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

之功成亡音義近附近之近柩其久反

疏正義曰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歿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柩又周公從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敘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畢長安西北傳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爲太師令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爲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廻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

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為之說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令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為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傳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傳作書命之疏 正義曰周公遷殷頑民于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為君陳

篇名傳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寀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為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為周之東郊也

君陳傳臣名也因以名篇音義鄭注禮記云周公之子疏傳正義曰孔直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傳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

行已以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傳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命汝尹兹東郊敬哉傳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傳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令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傳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音義監工衘反懋音茂治直吏反下注政治同疏傳正義曰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于極尊乃能施友

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于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傳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也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傳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音義孜音茲疏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于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德也欲必為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

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寛暇逸豫教使勤于事也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傳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傳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傳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

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傳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

汝君于內汝乃順行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傳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

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傳歎而美之曰臣于人者皆

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于世音義之行下孟反下德行同應應對

之應繹音亦度待洛反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傳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

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寛而有制從容以和傳寛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傳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傳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傳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絶惡源音

義從七容反辟扶亦反下同中如字或丁仲反斷丁亂反扭女九反　疏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爲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使踈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爲褊急此成周殷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輙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絶惡源也傳正義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遣君陳爲法使大於

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寛不失制則經寛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復為也古言狃忕是慣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絶惡源也此謂所犯小事言三者再猶可赦爾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傳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傳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傳簡別其

德行修者亦别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傳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音義長丁丈反垢工口反别彼列反沮在汝反否方九反又音鄙疏正義曰民者冥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于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寛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寛大不褊隘也汝之爲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别其德行修者亦簡别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使爲善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傳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

攸好傳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傳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傳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傳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音義好呼報反長如字朽許久反疏正義曰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爲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

好民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敎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於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傳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傳臨終之命曰顧命

音義治直吏反相息亮反顧工戸反命臨終之命曰顧命馬云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名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

疏正義曰成王病困將崩名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名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敘其事作顧命傳正義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

王也謂爲三公者是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名公主之一相處乎内是言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陜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名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名公爲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爲語也

顧命傳實命羣臣叙以要言疏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叙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叙康王受命之事傳正義曰王之所命實普命羣臣序以要約爲言直云命名公畢公傳不於上名公畢公之下而解于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三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總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是總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傳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傳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

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傳同名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傳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音義懌音亦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洮

他刀反徐音逃馬云洮洮髮也頮音悔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馬云頮頮面也被皮義反徐扶僞反注同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几也字林同父冰反齊側皆反盥音管又音灌朝直遙反奭音釋芮如銳反彤徒冬反賁音奔長丁丈反

疏 傳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洮頮張本耳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頮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靧內則云子

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靧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名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

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爲說也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傳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傳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

則肆傳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傳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傳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傳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

難傳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政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傳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傳羣臣皆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音義幾音機徐音畿下同疹勑留反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肆徐以至反又以制反伺徐音同又勑動反馬本作詞云共也斥昌亦反釗姜遼反又音昭徐之肴反夫人如字注同冒亡報反一音墨馬鄭王作勗貢如字馬

鄭王作贛音勑用反馬云陷也䟽正義曰王名羣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公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于道用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代殷為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己也言己常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常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度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為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善汝羣臣等思夫人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

威儀也汝無以釗冒進于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為惡也傳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能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孔讀殆上屬為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

兹既受命還傳此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傳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傳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

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傳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延入翼室恤宅宗傳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傳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音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丁衛反下同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幄於角反下同墉音容本亦作牖首手又反俾必爾反伋居及反齊侯名太公子度舊音待洛反恐誤注云作冊書法度音宜如字傳直專反疏正義曰此羣臣既受王命

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生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名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干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于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于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爲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羣臣之心也傳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

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所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

子皆侍左右將王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令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

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
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受同祭饗
皆是法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傳邦伯為相則召公
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狄**
設黼扆綴衣傳狄下士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户牖間復
設幄帳象平生所為**音義**相息亮反供音恭黼音甫徐音補扆於豈反屏步經反畫
胡卦反牖音酉復扶又反**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
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
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
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傳正
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

伯相即名公也王肅云名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以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孔不爲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豫待也令所命者皆爲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名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椁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爲狄者故以狄爲下士喪大記復魄之者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爲扆郭璞曰窻東

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為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物為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帷幄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傳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傳東西廂

謂之序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傳豐莞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傳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越玉五重陳寶傳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傳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傳三玉為

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傳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傳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傳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傳先

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

音義

嚮許亮反篾眠結反馬云纖蒻純之允反又之閏反下同緣悅絹反本或作純底之履反馬云青蒲也蒻音弱苹音平豐芳弓反莞音官又音關鏤來豆反夾江洽反徐音頰注同筍息允反馬云箬箬也徐云竹子竹窩席于貧反紛孚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綬音受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也五重直容反琬紆晚反琰以冉反削音笑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玗琪球音求馬云玉磬雍於用反本亦作邕鼖扶云反注同中丁仲反車尺遮反車渠車輞也兌徒外反共音恭作才故反向許亮反塾音孰一音育重直用反

疏

正義曰牖謂窻也間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

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
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
云戶牖之間謂之扆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
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
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數重席者其席皆
數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
坐即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
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
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數三重之席
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數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
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
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傳正義曰
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
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
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篾析竹之次青
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苹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

白與黒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黒雜繒緣之蓋以白繒黒繒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黒采也以絳帛為質其意以白黒之線縫刺為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别名故以為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扆於戸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扆彼在朝此在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東西廂謂之序釋宫文孫炎曰堂東西墻所以别序内外也禮注謂蒲席為蒻苹孔以底席為蒻苹當謂蒲為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蒲蒻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篾纖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説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貝者水虫取其甲以

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蚳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于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云蔍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

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緣擇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爲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西廂夾室之前者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爲蒻竹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爲黑綬鄭于此注云以玄組爲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於東西序坐北云者此經爲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

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為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鐶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鐶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為赤刃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衆反遣弟興詣孫策策引白削斫席興體動曰我見刀為然然赤刀為赤削白刀為白削是削為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為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為二重則琬琰共為一重周禮典瑞云琬

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葢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大琰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爲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爲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

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寛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貴是爲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物亦應無别意也胤國所爲舞者之衣者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二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

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人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

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為文五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為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鞔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為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内必將少一葢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為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輅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次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内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内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内之西右塾者門内之東故塾前以

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扆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賔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傳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傳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士所立處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傳冕皆大

夫也劉鉞屬立于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

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傳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

之階上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傳鋭矛屬也側階北下

立階上音義弁皮彥反徐扶變反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夾徐工洽反戺音俟徐音士庶力占反稜也鉞音越說文云大斧也戣音逵瞿其俱反徐音懼鋭以稅反疏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於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叙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叙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

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傳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韋弁也鄭玄云亦黑白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内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内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

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孑戟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為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戺相傳為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迎於堂稜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釋詁云疆界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

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側階北下立階上者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賔階隮傳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傳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傳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冐諸侯

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太史

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傳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音義隮子西反徐子詣反蟻魚綺反瑁莫報反疏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者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爲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盖袞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此禮授王冊命

進酒祭王且衮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鄭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釆菽之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貴文故稱之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

亦北面孤東面也太保太史太宗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

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瑁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阼階者東階也謂之阼者鄭玄云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訓御爲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

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爲名指上文爲言顧命策書康王之意爲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傳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臨君周邦率循大卞傳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傳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

敬忌天威傳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音義卞皮彥反徐扶變反眇彌小反疏正義曰此即丁卯命作之册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稱揚將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爲民主用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訓爲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爲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卞卞之爲法無正訓也告以爲法之道令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爲大法王肅亦同也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傳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

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上宗曰饗**傳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傳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傳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傳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嚌**傳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

饗太保言嚌互相備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傳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太保降收傳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音義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詫下故反奠爵也馬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酢才各反供音恭嚌才細反互音護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徹丑列反徐直列反疏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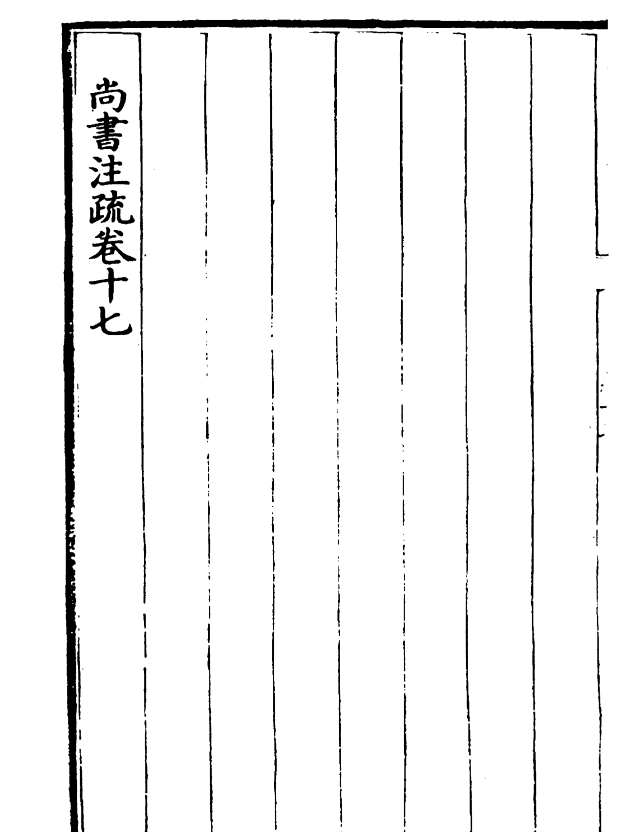
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面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答拜拜柩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興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答拜拜柩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傳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

三奠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己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禮於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讃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嚌之乃以同授太保也上宗讃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王祭後更復報祭酒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

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嚌至

齒則王饗福酒亦嚌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丈不同互見以相備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答拜敬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傳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音義處昌呂反疏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尚書注疏卷十七

尚書注疏卷十七考證

周官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傳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臣召南按滅淮夷即在滅武庚之後此序可證而孔傳見多方次於多士諸篇於是謂成王即政奄復叛而王滅之其實不然也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疏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陳櫟曰廵侯甸即九服而以内五服并王畿言之也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相合

略外四服耳無不同也臣召南按疏謂夷鎮蕃三服羈縻而已則所謂六服指侯甸男采衛蠻已與周禮九服理不相碍但蠻服亦屬荒遠而并數之又未若葛氏以侯甸男采衛并畿内數之爲明確也陳櫟説是

王曰若昔大猷傳言當順古大道○林之奇曰若𤼵語辭若昔猶曰在昔也

官不必備惟其人○陳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爲冢宰是

卿兼三公也顧命所序三公以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公職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周以公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臣召南按漢書百官公卿表曰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漢書此段是此文確解但孟堅不見古文故引記之說而暗與

官不必備相合耳

冢宰掌邦治○蘇軾曰政教禮刑無所不統謂之邦治故曰天官必三公兼之餘卿或兼或特命

六年五服一朝䟽周禮無此法也○林之奇曰惟六年五服一朝與周禮異此言五服與大行人言六服不同

附序告周公作亳姑○臣召南按亳姑即前序蒲姑亦即薄姑也亳薄古字通用蒲薄則音之轉耳

君陳疏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臣召南按

坊記引嘉謀嘉猷之文而康成注之非中庸也孔疏

注中庸三字誤應作注坊記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疏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

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䰟即引此顧命之

文以爲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劉歆說也○臣召

南按孔疏說漢志尚脫七年劉歆以周公攝政七年

至還政始爲成王元年故順數云後三十年其說雖

陋然成王始終三十七年自明也疏未明晰

乃同召太保奭疏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陳師凱曰畢公繼周公爲東方諸侯之伯則亦必繼爲太師毛公時以諸侯入爲太

傳

兹既受命還疏按燕禮小臣納卿大夫一段○臣浩按此約舉儀禮經文參用注解非本文也

狄設黼扆綴衣傳置戸牖間○臣召南按周禮司几筵

賈公彥疏引此注曰其置竟户牖間似賈所見本置

字上有其字下有竟字

數重篾席傳篾桃枝竹○陳師凱曰爾雅桃枝四寸有

節疏云竹相間四寸有節者名桃枝

王麻冕黼裳○呂祖謙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

命而即位自此始稱王　臣召南　按此條先儒不過順

文爲說至蘇軾始直議其失禮且引左傳子産叔向

之言爲證失禮灼然朱子亦無定論以理推之康王

賢君召公賢相嗣位當太平無事之時非有大不得已何故即變禮行權而此篇古今文所同有則其爲真正古書又無疑也先儒因經文叙事首尾銜接並不疑有脫簡故議論益多顧炎武曰中有脫簡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而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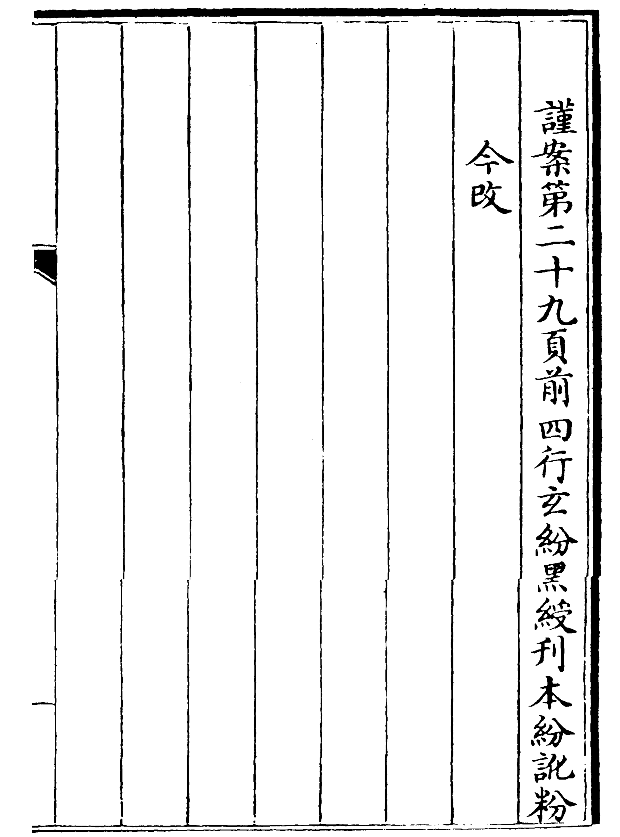
曰諸侯出廟門侯是已祔之後也傳言天子七月而

葬同軌畢至而今召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

侯是七月之餘也不然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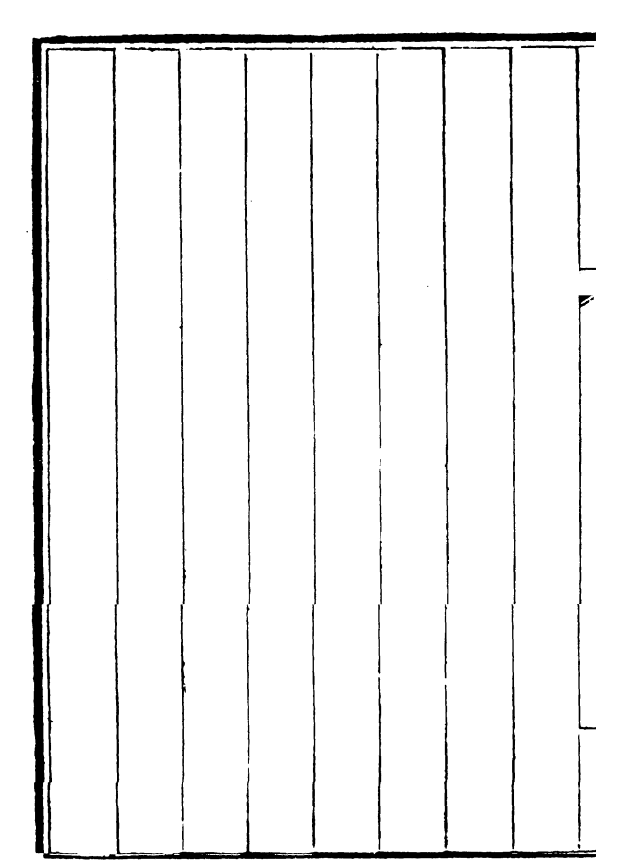
乎按顧說可謂發古人所未發

尚書注疏卷十七考證



謹案第二十九頁前四行玄紛黑綬刊本紛訛粉

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爟
謄録舉人臣韓騰